

阮阿公

七年前，1985年，佇眠夢的時，我聽著阮阿公加我講：「你卜著卡緊轉來囉，我食夠94歲啦，我無法度俾等你。」醒來，接著大兄電話，伊講：「阿公過身」，聽著，阮心內真悲真傷，因為，阮公在生的時，無法度轉去佢伊見面，伊過身，也無法度送伊一程。佢其他濟濟的台灣人共款，阮有一個互你未當轉去的故鄉。你若愛故鄉心虔誠，不幸受著魔鬼的怨妒，魔鬼伊都故鄉罩烏雲，互你免想卜會當飛入故鄉溫暖的岫。

阮佇遙遠的北美洲，深深思念阮阿公，想起佇故鄉的日子，佇阿公身軀邊的時陣的溫暖，阮懷思伊對囡孫的疼痛。回想起，阮細漢的時，阿公照顧教示的日子。不時記著，佢伊去厝頭前的田園。春天時，採收蕃薯，曝蕃薯簽的光景；熱天挽草巡水路，秋天割稻仔掠草猛仔的樂暢。也想起，去溪埔河川地挽荷蘭豆、挽甘仔蜜，去內溝仔邊種菜沃水等等的往事。也記著冬天時，伊叫阮去糖廠小火車運甘蔗的停車場，佇遐顧甘蔗，莫互人偷食；坐小火車去糖廠磅甘蔗，抄斤兩轉來的日子。即款種種輕可的工課，互阮有參與感，互阮產生對土地的依戀，互阮對作田人勞動者

的敬愛。阮公佇世間94冬，土地田園種作是阮阿公心愛的世界，想起佢田園牽聯的活動，阮著會看著田園世界的阿公。

阮記著伊教阮一二三四夠十的台灣字的寫法。每冬三四月仔，賣蕃薯互「粉間」去製蕃薯粉，蕃薯裝入布袋，一袋一袋稱重。伊就是用即款的台灣數字，一筆一筆來登記斤兩。轉來厝，伊著會叫阮拍算盤，計算總斤兩。即款教導，互阮會曉寫、會曉讀台灣字，也會曉運用算盤為家庭鬥腳手；互阮細漢的心內產生了自信感及滿足感，即款自信感及滿足感互阮一生受益。

種種、種種的代誌，回想不完的過去。每款、每款攏互阮想起伊的疼惜、伊的照顧、伊的栽培。想起伊掣阮去廟前的點心擔仔，食蚵仔煎，買九重粿，食米粉，飲杏仁茶，食油食粿……等等。阮愛讀冊，伊足關心，叫阮讀批，來考驗阮的程度。彼の時陣，批是中文寫的，阮阿公未曉北京話，所以阮著愛用台灣話唸互伊聽。阮彼個時陣，就已經發現中文批無法度直接用台灣話唸，攏愛翻譯，失去真濟原味原汁。後來，阮來北美洲留學，畢業留落來做代誌，寫批轉去，阮就開始用台語來寫，別人唸互伊聽的時，伊聽起來會有親切感。

伊食薰家己捲薰，阮特別寄薰草及薰吹互伊，伊

足歡喜。

嘉南平原是阮故鄉，是阮阿公的田園世界。21冬後，1988年阮轉去的時，佇阮阿公的墓前，阮沉思：爲何遐呢濟像阮共款的人，親人內外分離二十外年無通相見……

廿一年後，我轉去的故鄉，已經無阮阿公，阮阿公彼代的人攏總消逝去。爲甚麼？愛故鄉的人著愛流浪四分之一世紀，著愛親人攏過身真久，然後才會使轉去故鄉。爲甚麼？我已經無阮阿公通問伊：爲甚麼？

——1992.10.1寫佇榮里鄉